

绮楼重梦

(清)无名氏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原名《红楼续梦》、又名《蜃楼情梦》，存48回。不题撰人。据考证，作者姓王，号兰皋居士。嘉庆乙丑(1805)坊刊本，尾署“红楼俗家重记，嘉庆乙丑孟夏之日重编，岭南逸叟匏公书”。南京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接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。宝玉转世为宝钗之子，名唤小钰。黛玉投生史湘云家，取名舜华。二人自小同贾兰之女优昙、曼殊、文鸳于邢岫烟处读书，情意日笃。小钰自幼好武，六岁梦中得授天书，天文地理、旁门左道无所不知。请天兵天将，呼风唤雨，得心应手。后值倭寇犯境，上开文武二科选士。小钰文武双全，中两科状元，领兵平倭。仗仙法相助，钰连战告捷。上大悦，封为平海王，准新建府第。时上欲为太子选妃，众女多认真备考，唯舜华属意小钰，值试托病不往。揭榜，优昙中第一、曼殊中第二。小钰平倭奏凯，逢府第落成，贾府复显荣华富贵。小钰、舜华齐居贾府，热闹非凡。钰与众女狎，唯与舜华庄重相对，心意不言自明。后乌龙党作乱，小钰统师进剿，凯旋回朝。龙颜大悦，钦赐舜华配小钰。众女亦得良配，皆甚美满。独晴雯转世之淡如，尝与小钰乱，许一麻脸，此书之败笔也。

第一回 警幻仙追述红楼梦 月下老重结金锁缘

《红楼梦》一书，不知谁氏所作。其事则琐屑家常，其文则俚俗小说，其义则空诸一切。大略模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《金瓶梅》，而较有含蓄，不甚着迹，足履观者之目。丁巳夏，闲居无事，偶览是书，因戏续之。袭其文而不袭其义，事亦少异焉。盖原书由盛而衰，所欲多不遂，梦之妖者也。此则由衰而盛，所造无不适，梦之祥者也。循环倚伏想当然耳。夫人生一大梦也。梦中有荣悴，有悲欢，有离合，及至钟鸣漏尽，遽然以觉，则惘惘焉同归一梦而已。上之游华胥弭九龄，帝王之梦也。燕钧天博楚子，侯伯之梦也。下而化蝴蝶、争蕉鹿、宦南柯、熟黄粱，纷纷扰扰，离奇奇幻，当其境者，自忘其为梦，而亦不知其为梦也。兰皋居士，旷达人也。犹忆梦为孩提，梦作嬉戏，梦肄业，梦游庠，梦授室，梦色养，梦居忧，梦续娶，梦入成均，梦登科第，梦作宰官临民断狱，梦集义勇杀贼守城，既而梦休官，梦复职，梦居林下，迢迢长梦，历一花甲于兹矣。复犹梦梦然，梦中说梦，则真自忘其为梦，而亦不知其为梦也。

世有好听梦吃者，请以《红楼梦》告之。其书曰：话说那贾宝玉，一时被僧道勾引了去，游荡多日，觉得冷冷落落，不像在家同姐妹们玩耍快活。因瞒了僧道，一迳到青埂峰下探望那枝绛珠草。绛珠见了，便说：“宝爷，你不要再来缠人了，活活教你治死了，难道还气不过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不与我相干，这都是警幻仙弄的鬼，如今我们同去和他算帐。”绛珠道：“使得，我正要问问他呢。”两人就寻到太虚幻境来。幻仙一见，便知来意，向他两个陪着笑道：“你们不要抱怨我，连我也做不得主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明明把册子给我瞧，册子既在你处，如何说做不得主？”警幻道：“我这里专司的是离恨天，你们原不该又在我的册子上，这叫自讨苦吃。”宝玉道：“依你说，这好姻缘又是谁管的呢？”警幻道：“自有月下老人掌管的。”绛珠道：“既是这么，就烦你同到月下老人处求他，结个来世姻缘吧。”警幻点点头道：“使得，看你们可怜得慌。”宝玉见仙子允了，连忙拉了绛珠，跟了仙子便走。不多一时，到了一所洞天。警幻道：“这就是他的住处，却好凑巧，那福禄寿三星都在这里。”宝玉看时，见二人对坐下棋，二人旁坐观局。月下老人见警幻，便问：“仙子何事降临？”警幻笑道：“被这两个灰物缠扰不清，特来求你，成全成全他们吧。”老人道：“你且说来我听，可成全便成全。”警幻指着宝玉道：“他原是女娲氏炼来补天石头，余剩下来，放在青埂峰下，年深日久通了灵，投胎到贾家为子，取名宝玉，却被僧道诱他出了家。如今又生尘念，要想了完前世情缘。”又指绛珠道：“他是一株绛珠仙草，生在这石旁，石头怕他枯槁了，时时用水浇灌他，他感激此石，也投胎林家为女，取名黛玉，和那宝玉是表亲，同居一室，两心相爱，满望成婚。谁知无缘之分，别娶薛氏宝钗为妻，黛玉

便悲恨而死。如今两个又想结来世婚姻，为此特来求你。”月下老人尚未答话，寿星在旁边笑道：“这也可厌得很，一石一草却有这些唠叨，不用理他。”宝玉听了生起气来，便嚷道：“老弟台，不要你多管闲事，我虽是一石，比你年纪还大几岁呢，你不要倚老卖老，安静些吧。”寿星骂道：“到底是块顽石，枉投人身，全不懂事。你直到了女祸的手里才炼出来，我们三个自从盘古开辟之初便有了。可知星宿是与天地日月同寿，如何反比你小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有地便有石，难道不是开辟时就有的？”两个正争论，老人道：“闲话少说，我看仙子分上成就了你们两个吧。”就在胸前袋内取出一条鲜红的绳子来说：“你两个各在脚上拴一头。”两个忙忙拜谢，紧紧拴在脚上，并立着。老人笑道：“笨块，拴一拴就是了，何必缚鸡似的，尽着捆不了。”二人听了才解下来，跪着送还老人。老人又向袋内取出一本簿子来，面上写着“天下姻缘簿”，提起笔来问：“你们投了生，可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好注簿。”宝玉呆了一呆道：“这却不知道，要问阎罗王的。”警幻道：“阎罗但管查察善恶，用刑发放，那生死的事，仍听南北斗做主的。”宝玉忙问：“南北斗在哪里？快去央求他去。”警幻道：“南斗掌生，北斗掌死，这不就是南极星君么，偏你刚才不该得罪了他，如今怎么好？”宝玉听了，连忙跪下叫道：“小侄年幼无知，一时冒犯，还求老伯开恩恕罪。”绛珠也跪下道：“我年纪还轻，叫声太老伯吧。”寿星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会子不叫老弟了，真真两个孽障，便这样情急得狠。我把你们投两只哈叭狗儿，打打雄，也算是夫妇了。”说着，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册子，揭开一看道：“你原是贾家的儿子，那贾家祖父替朝廷出力，有些功德，儿孙又相沿长厚，不肯倚势欺人，将来家运大昌，要生个大贵的孙子。现在你的妻子宝钗遗腹将产，你就去做他的儿子，大有好处。”宝玉道：“好极。旧游熟地，又且往宝钗肚里去钻钻，也是旧游，越发有趣。”接连磕了几个头。寿星又向绛珠道：“贾家还要生两个大贵的女儿，你可愿去？”绛珠道：“这使不得者，同生贾家哪里还做得夫妻！”寿星笑道：“也是，我倒忘了。”绛珠道：“自古说，夫贵妻荣，既是宝玉贵了，我还愁什么，只要投个寻常良善人家就好。我记得前生与那史侯的侄女儿湘云，十分亲爱，情愿投做他的女儿。”寿星将册一看说：“可巧，他也有遗腹该生一女，就把你去投生吧。”一面就提起笔来，注明姓名寿数。福星收入袖内，二人又叩谢了，立起身来便走。寿星骂道：“冒失鬼，连人身都不曾讨完全，就想走了？凡世人贫富贵贱是福禄二星掌管的，须得他注明两个册子，然后成人。”宝玉听了，便扯了绛珠去跪求生子，子生全局已完，为羊一个劫翻来翻去，倒腾不清，哪里来听他们的话。二人没法，只得跪着静候。停了一会，局毕，数一数子，福星输了半子。月下老人道：“该我来打赢家了。快些注注册，好叫他们投生去。”二星道：“刚才只听得你们咕咕略略说了许多话，到底为着什么？又叫我们注什么册？”警幻仙便接上口，将适才讲过的话重述一回。二星道：“寿星注册了没有？”寿星道：“早注了。”又问月下老人，赤绳系过了没有？老人笑道：“你两个真个着棋出了神了，刚才他们拦姑结似的绑了这半天，难道就看不见了。”二星笑了一笑，各在袖中取出册子，注个明白。寿星道：“如今好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。”向老人道：“还要相求老伯伯，我难道止有一妻没有妾的么？须得多拴几个才好。”老人笑道：“这叫做得陇望蜀。也罢，我竟做个整情。”便向袋中取出赤绳，又在靴中抽了几根红色筹儿，将绳拴了，把那一头抛与宝玉。宝玉喜喜欢欢，忙在脚上拴了一拴，且不送还。又跪下道：“还要相求老祖宗、老太爷、老伯伯赏个全脸。”老人道：“又要什

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有了家花，也要有些野草助兴，方是十全。”老人道：“放屁！到底是糊涂石头，贪求无厌，有了大的，又要小的，有了家的，又要野的，世上的女人，都叫你占尽了不好。”宝玉道：“也不必占尽，只拣几个好的，给我拴一拴吧。”老人只是不许。宝玉只是哀求，缠了很久。禄星急等下棋，便道：“你老人家也太小家子气，就再赏他几个何妨。”老人听说便向靴中抽了几十根绿筹，照先拴缚。那宝玉早将那空头拴在脚上，待老人拴过，解下送还，磕了十多个响头，说：“送咱们这会子好去了。”绛珠道：“且慢着，我倒有些信不及，拴了若干的筹子，恐怕又是什么金玉姻缘，硬硬地占了夫，可不白瞧热闹。”月下老人道：“孽障，你便要怎么样呢？”绛珠道：“我只要一把金锁就够了。”老人说：“这不是我管的事，你去求寿星吧。”寿星道：“他前世吃了亏，如今格外要老到些，这叫做慈悲者吹冷箭。”说着，一面提笔在他胸前画了几笔，又叫宝玉在他背上也画过了几笔。说道：“快去，让我们好静静地下棋。”宝玉、绛珠心满意足，又磕了无数的头，才走出来。又叩谢了警幻仙，再三嘱咐，如今切不可将我们再造上册去。仙子道：“如今你们美满姻缘，荣华富贵，我这离恨册上自然是无名的，不必过虑。”说毕，殷勤作别而去。

宝玉向绛珠道：“今日是正月十四日了，我们快去投生，赶着十五元宵团圆的佳节才好。”绛珠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快去，快去。”两个正在高兴，只见一个老婆婆，托了一个盘，放着两杯儿香馥馥的茶，请他们吃。二人说了半日的话，正是唇干舌燥，便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接过来一口一杯吃完了，不道声多谢，忙忙地投生去了。谁知这是孟婆汤，吃了下去便记不得前世了。

第二回 连理同生 樗蒲淫赌

荣府里自从多事之后，家道日渐艰难，只茶饭菜蔬，是公中的，其余各房零用，是各人做些针黹，卖钱添用。在王夫人身边，有一老妈，一个丫头。李纨、宝钗，止各一老妈伺候。这夜宝钗在灯下刺绣，想起丈夫，心中酸苦，就懒得做花，怔怔的自去安歇。朦胧睡去，见宝玉走进房来。二人抱头大哭一场，又诉了许多别后相思，才解衣同睡。只见宝玉越缩越小，跳起身来，竟往宝钗肚里一钻爬了进去。宝钗惊骇，大叫一声，便跳醒了。觉得肚内阵阵疼痛，知是将产，连忙叫起老妈来，告知王夫人。王夫人就叫人去唤收生婆，自己同了小丫头来看宝钗。李纨也赶来了。宝钗把梦见宝玉说了一遍，只不好说出钻进肚子里去的话。王夫人点点头道：“想是他来保佑你，自然易生快养的了。”话未说完，收生婆到了。先向太太和大奶奶打了聆，又向宝钗道：“二奶奶不为德了。”伸手往被里便把宝钗扶起一摸说：“快去热起水来，就要生了。”一句未了，就听哇的一声，早已落地。收生婆抱起来道：“恭喜！是位哥儿。”就替他洗浴，见背上有一块绿色的隐在肉内，又像有字的，便向王夫人道：“太太瞧瞧，这是什么？”王夫人正要看来，只听外面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，上房火起了。”贾政、贾兰都跑进来喊道：“邻舍都瞧见了，怎么自己家里全不觉得？”王夫人同李纨也走出院子，仰头一看，却不是火，只见红光绕屋，连大明的月色都瞧不见了。贾政瞧罢，便问孩子生下了没有？王夫人道：“刚刚落地，倒是个男。”贾政把洋表一看，却是寅初二刻，已交十五的日子。贾兰道：“大喜。”笑道：“是极贵的吉兆。”说毕，忙出厅来，谢了众邻，说并不是火，却是些红光，如今已渐渐淡了下去。众人听了，方各散去。

王夫人同李纨复身进房，把孩子背上细细地一看，宛似一块碧玉嵌在肉里，还有“通灵宝玉”四个金字，像写的一般，各人啧啧称奇。宝钗看了道：“想必他舍不得老爷太太，又投回家来了。”那边周姨娘听说宝钗生产，也走过来向太太并二位奶奶道喜。王夫人向周姨娘道：“我在这里陪他，你和大奶奶都回房去吧，明日好早些起来，帮着办事。”原来贾兰对了甄应嘉的侄孙女，名唤掌珠，择了正月十五日迎娶过门。虽则家计淡薄，诸事从省，也得张灯结彩，鼓乐执事，备办酒席，各种事情。此时贾府止有三个家人，两个小厮，其余旧仆，也有另跟外官去的，也有带了妻子回原籍去的。只剩了周瑞，是王夫人陪嫁的人。虽则也自去过活，不在府了，逢着府中有事，便来帮忙。这日因贾兰完姻，看见天色已明了，便走到荣府，听得添了小哥，连忙向老爷、太太磕头，道了喜便出来相帮办理。停了一会，邢夫人过来了，又一会，李纨、李绮和宝琴一同来赴喜席，尚未坐定，只见那岫烟也过来了，都向王夫人李纨道了喜。李纨问：“巧姐为什么不来顽耍顽耍？”邢夫人说：“病了，躺着呢。”

李纹便问：“为什么宝妹妹不出来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他昨儿晚上生产了，倒是个男孩子。”大家又向王夫人、李纨行礼道：“双喜，双喜！”宝琴就要去看姐姐，李纨道：“坐一坐，吃了茶大家同去。”茶还不曾吃得，只见湘云的丫头忙忙地跑进来，向王夫人磕了头，说道：“昨晚寅时，我家姑娘生了一个遗腹的小姑娘，却也奇怪，胸前一块肉是金黄色的，好象一把锁，上面还有四个蓝色的字，什么统领金锁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想必是‘通灵金锁’四字。”丫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太太说的不差，我讲不上来。”又说：“我太太本要来道喜的，因为要守着产妇，走不开，叫我先来说声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回去替我说声道喜，我家二奶奶昨晚也生产了，也算是今日寅时，是个哥儿。”丫头应了，随说：“我要去陪姑娘，就回去了，改日再来请安。”说罢就走了。李纹、李绮问李纨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几时去瞧湘妹妹？”宝琴、岫烟齐道：“我们都要去的，竟是后儿三朝，都在这里会齐同去。”李纨道：“后儿亲家要上门，不得闲，倒是个明儿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到了宝钗房里，见宝钗坐在炕上吃粥，大家道了喜，坐下。宝钗问：“宝琴为什么不带外甥女来？”宝琴道：“恐怕受了风，交给老妈子领着呢。”房中闲话不提。

且说王夫人一一在中堂吩咐妻子丫头们，安排椅桌。只见环哥儿的媳妇摇摇摆摆来了。原来贾环对了史侯远族的侄孙女儿，上年腊月完了姻，不想相貌既平常，性情又泼悍。王夫人很不喜欢他，这日见他来了，耐不过就发话道：“你如今做了媳妇，比不得做女孩儿一味娇养，也要达些世情。昨儿二舅妈生产，家里人哪一个不来探望，你就夜里懒得起来，今儿个也该早些过来里里。你瞧亲眷们，尚且远远的赶了来，偏你一家子的人，这时候才出房，况且兰哥儿的好日，也该来帮帮忙才是道理。”那史氏听了，把脸一放说：“我哪懂得世情，何曾晓得道理。人家生孩子，人家讨老婆，与我的不相干，太太要气，不过我依旧回家去，做女孩儿也使得，有什么难得倒人。”王夫人听了，待要发作几句，想着今儿是兰哥喜日，又是宝钗新产，况且又有人客，家反宅乱不像模样，只得忍着气，也往宝钗这边来了。刚到窗下，听得里面宝琴说道：“姐姐，你可晓得，这新添的外甥，已经对了亲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哪里来的瞎话，才落地得几个时辰，就对了亲。”王夫人走进房，便接口道：“这倒不是瞎话，和你一个样儿的，金玉姻缘呢。”宝钗才会过意来，笑道：“和湘云妹妹做亲家，却也很好，只不知他肯不肯。”王夫人向李纨道：“我在这里伴他，你同众姐妹去喝酒去，喝完酒正好发轿了。”宝钗接口道：“太太我不要伴得的，一点也没什么，就是起先疼了几阵，孩子下了地，就不疼了，同平常往日一个样的。刚才我还想吃饭，是那老妈劝我吃粥，才吃粥的，我是好好的，太太尽管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既这么我去吃杯酒再来瞧你。”说罢，一同出了房。王夫人叫小丫头：“你再去请声姨太太，说我们大家等着呢。”岫烟道：“别去请了。今儿在上很不舒服，我不然原想伴着叔婆也不过来。倒是叔婆说，两个都不去使不得，催着我来才来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想来也不做客气的，既是这么，我们坐吧。”中堂也只有两席酒，让岫烟、李纹坐了大首席，邢夫人在上，王夫人在下相陪，李纨、宝琴坐了小首席，李纨在上，史氏在下相陪。李纹道：“我们竟把桌帟解了，并拢来吃热闹些。”王夫人因厌恶史氏，不肯同席，就随口说：“今儿喜事该要用个桌帟的，不要解吧。”众人也只知道才刚拌嘴的事，认是真话也就罢了。喝得几杯酒，才上了二道菜，只听得前厅大哭大叫大喊大骂，沸反起来，不知什么事。仔细一听，却是贾政打骂环哥。王夫人皱着眉道：“要教训儿子，闲日子

多着呢。偏趁着今儿，赶个热闹，哭哭啼啼，像什么。”李纨道：“必得太太自己出去，劝一劝才开交呢。”王夫人真个忙忙赶出厅来，只见贾环帽子也脱掉了，打得满脸的血，乱哭乱跳，贾政还拿了门闩，赶着乱打。王夫人看着两个，不提防旁边还有几个生客，便赶将过去拦住贾政。那些讨债的，见有堂眷出来，只得赶到外厅去了。王夫人一面扯住贾政，一面骂环儿道：“你这逆畜，还不快进你的媳妇房里去！环儿听了，竟不进内，一直往外跑了出去。史氏听说打他丈夫，便拍台敲凳，号啕大哭起来。贾兰坐在新房里离大厅很远，起先听不见。待到内堂哭起来，才听见了。连忙赶出来，见是史氏在中堂撒泼。就叫声：“婶娘，为什么事，别气坏了身子！”史氏哭着骂道：“亡八小葱子，不用你管！大家气不过，咱们两个治死了，让你们快活吧。”兰哥儿摸不着头脑，便问李纨道：“到底为什么？”李纨道：“连我也不知道。你到前厅去打打听，太太也在那里。”贾兰就跑到厅上，见贾政坐在椅上，浑身发战，气也撮不过来。王夫人立着替他揉胸膛，口里说道：“这畜生向来不长进的，你就担待些吧，何苦生这大气。”贾政喘着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连你也要气个半死呢。刚才夏太监领了许多无赖光棍，向我讨欠债。我问是什么债，他说是你儿子赌输的借债。我问输了多少，他说，原是三万八千两，有衣饰抵过了一千六百，还有三万六千四百两，现有他的亲笔借票为据。我就问这畜生，那畜生倒也不赖，竟回我说，有的。你想想，咱们如今的光景，还经得这样大花浪用？将来我和你连饭也没得吃了。”王夫人听了，止不住眼中流下泪来，又想，现今老爷气得这个模样，如何又助他烦恼，连忙把手在眼上擦了一擦。正要解劝，忽听得外面嚷道：“咱是个老公公，便是太太夫人都见得的，怎么把咱们债主撇在前厅理也不理？你家老子等得不耐烦了，不要扯你妈的公府体吧，快收拾起，乖乖地拿出银子来兑，难道打一会儿子就算数吗？那个瘟狗掏出来的个囚葱子，输了银子想要赖，若赢了，怕不摔了就走，谁又赖得他的！”一路喊骂，一直竟往里面来了。王夫人急得竟往后乱退，又听见里面还是正哭得高兴呢。李纨看见太太包了两眶眼泪哭着进来，死命地劝他道：“太太来了，快别哭吧。”史氏嚷道：“太太来把咱吃了下去吧，咱也总不要命的了。”李纨只在没法，便招呼两个娃子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三个人把他硬硬地送到了房里。他还要奔出来，李纨就把房门反扣了，又慌忙出来解劝婆婆。王夫人就把环儿赌输三万八千的话告诉他，李纨也吃了一大惊，说：“怎么这样大赌。”王夫人说：“若小可的，你公公也不这样生气了，况且这夏太监是总辖六宫的都太监，比不得元春在日，他还忌惮的，如今没靠山了，哪里和他闹得清。”这是内堂的话，且慢提起。单说那前厅上，众光棍一推进来叫道：“善讨不还，须得恶讨，别管他的娘，光打一阵再说。”贾璉久不管二房的事，立着不做声。兰哥儿只得陪着笑脸，深深作揖，央求再三，夏太监才许了，十日内一并清交，就同众光棍回去了。

贾兰送到大门复身进来，贾政还坐在椅上发怔。只见薛蝌走将进来，向贾政请了安，瞧见光景便道：“莫非也知道了吗？”贾政道：“你可知道些什么？”薛蝌红着眼眶说：“我哥哥输了八万九千银子，把典当铺绸缎店尽数抵交还不够，又把现银并衣饰搜个净尽，方才足数，不知以后怎么过日子。妈妈哭得晕了去，灌了一大匙姜汤才醒转来。听见说宁府善哥输了六万多两，已经把衣饰田产抵偿清楚。便是这里环儿兄弟也有三万多两，只怕也得归还，才落个清静呢。”贾政道：“已经来吵过了，就为这个气得要死，怪道东府里今儿没一个人过来，连薛妈妈也不来，他们早早闹

破了,我还睡在鼓里呢。”薛蝌道:“如今且撩开,明儿再讲,现今天色将晚,好发花轿了。”贾政道:“正是我气昏了,竟忘记了。”连忙叫周瑞快快料理起轿。那外边赴席的亲友族房也陆续来了,不一时发了轿。那边甄家也晓得这府里六角七乱更不排场,忙忙发付新娘上轿。到了贾府参过天地,就烦薛蝌和贾蔷两个执掌花烛送入洞房。还未到新房门口,只见薛家小厮一口气跑来,布了薛蝌耳朵说了几句。薛蝌道:“你先去,我就来。”一边进得新房。薛蝌更不说话,放了花烛,往外飞跑的去。内厅也有个老妈和岫烟悄悄地说了两句话,岫烟便扯扯宝琴说:“咱们去去就来。”两个飞也似走了。李纨觉得有些蹊跷,忙叫老妈快去姨太太那边瞧瞧有什么事,老妈答应了。要知后事且看下回。

第三回 晴雯婢借尸还魂 鸳鸯姐投胎作女

老妈去不多时，回来说姨太太归天去了。李纨向王夫人道：“薛蝌在那里我不便去，只好打发个老妈送送纸铤儿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过去拜拜。”他说着就走，也不带个人跟，独自一个赶到园里，鬼啾啾地倒有些害怕，只得硬着胆子，走到门口，只听得里面哭声号啕，好不凄惨，也就一路哭进门去。薛蝌、岫烟、宝琴都来磕头，王夫人就在炕前拜了几拜，薛蝌又跪着道：“我这里一两银子也搜净的了，要求姨妈暂借几百两银，将来回去设法弄来归还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什么归还，你约要用得多少？”薛蝌道：“如今哪里还讲得体的面好看，有得二百两，就将就着用过去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现银实在没有，倒有一两人参，原用五百两纹银买的，预备宝钗产里用，因为产得很快，竟不曾用，我去取来，你拿去变了价，赶着好办事。”就拉着香菱说：“你跟我去拿。”又向岫烟道：“我心口痛闷，头又晕，要去躺躺不再过来了，你们好好守着，待等落材的时候，我挣扎得起，一定过来送的。”说着就走。不一会，香菱拿了人参回来说：“姨太太走进房门，一个头晕，跌了一交，把额角也磕破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十分过意不去。那边薛家丧事料理，不必细讲。

且说贾府的喜筵，只上过了三四道菜，各人心照，便托故散了席。贾政送出大门回到房中，见王夫人躺在炕上，额角也跌破了，浑身发热，像火烧的一般，只叫心痛得很。贾政就坐在炕沿上，把话安慰他。只见贾兰也走了进来，问太太怎么样？贾政道：“他心痛呢。”兰哥儿就扒在炕上双手替着揉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回房去吧，不必在这里了。”兰哥儿道：“今夜总不睡的，坐在房里也闷得慌，不如在这里说说话好。”王夫人问贾政道：“这宗赌债到底怎么开发，不要再受这些小人的气，不犯着了。”贾政道：“说不得，只有废产了，还有什么别法，咱们祖遗田地本不很多，东西两府各置得一万亩田，我在元春面上花得大了，又造这座花园，又且别人做官有钱赚的，我做官是赔钱的，陆续卖去了六千亩，只剩着四千亩，每年租息算来，已是不够动用，如今只得再去掉两千亩了。”贾兰道：“这田值得多少一亩？”贾政道：“原价二十两一亩。”贾兰道：“卖也弗气，不如抵给他吧。”贾政道：“使得，你明儿叫了夏太监来，我检出一千八百亩的田契抵给他，我也不犯见这夏太监了，还有零数四百两，他肯让让了，不肯让你到太太这里检些衣饰，抵清了吧。”兰哥儿道：“是，我明儿就办。”王夫人叹口气道：“四千亩租息还不够使，如今剩了二千二百亩的租息，怎么度日子。”贾兰道：“太太，现今身子不好，不要再想着这些懊恼的事，难道一亩田也没有的人家不吃饭了。且宽心混过去，再处吧。”三人说了一会，听见远远鸡叫，贾政便往周姨娘那边去了。贾兰直坐到天亮，见王夫人病势越重，忙去请了王太医诊脉开方。准准病了二十多天，才得起来。那边甄家自从应嘉死了早要扶柩回南，只为

掌珠姻事延了半年，只日三朝上门，就算辞行。说以留宝琴、李纨在京，余人都定于本月二十外就要长行，不再来辞了。宝琴听了这话，就和薛蝌、岫烟商量，待过了头七，薛蝌便扶了妈妈的灵柩，搭帮儿同行去了。王夫人病得昏天黑地，一些也不知道。如今好了，李纨一一告知，才得知道，不免又伤感了一回。又向李纨说：“你的媳妇十分孝顺。我病的时候，他还是个新妇，不曾满月的，却顷刻不离地陪着我。只可笑哪环儿媳妇，连影儿也没有来现一现，可是个人。”李纨道：“这糊涂人，太太只不理他就是了，那晓得这二十多天不知闹了多少饥荒。”李纨只是瞞着，免得王夫人生气。过了几日本，宝钗满了月，便出房来，才知道婆婆病多时，妈妈已经死了，灵柩也回去了，就象脑瓜上浇了一盆冷水，大哭一场，连忙来请婆婆的安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如今可太好了，这小孩子可好？”宝钗道：“我早可以出得房门，一向不见太太，问了几回，想要出来请请安。大姆姆怕我产后忧愁辛苦，又怕知道了妈妈的事，凭伤成病，只说太太为了兰哥儿完姻的事忙得很，连姨太太都在那里帮忙，不得来瞧你，吩咐你不曾满月不许出房，我竟信真了。谁知有这许多颠颠倒倒的事。”说着掉下泪来。王夫人也含着泪道：“我病得七死八活，人事不懂，连送也没去送送他，如今你过去灵前拜拜去。”宝钗应了出来，先到李纨房里谢了他一向的照管，便往花园走到家里。一见灵座，一交跌倒在地，号天地哭起来，岫烟、香菱忙拢来扶起了。宝钗又跪下去磕了许多头，哀哀地哭个不住。岫烟再三劝解，又说：“你住了哭，我有要事和你商量。”宝钗听说，便住了哭，问：“什么要事？”岫烟说：“你蝌兄弟扶柩南回去了，蝌伯伯在家也不管我是个小婶子，胡言乱语，不成腔派，我想要搬到我家婶娘那边暂住几个月，他又推说大老爷不常要进来，不方便；我向纨大姐商量，他倒肯的，只是不曾禀过太太，不敢就做主。如今太太好了，儿想要求他去，不知可使得么？”宝钗道：“我的哥哥是一只禽兽，你在这里自然是不便的。那邢太太只晓得算小省事，哪有什么亲情面目的。我家太太最好一说，必定肯的，就同我一房住更好。”二人别了，香菱一迳同来，见了李纨说起这事。李纨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同去见了太太商量。”三人就往王夫人房里来。闲话了一番，宝钗就禀明这事。王夫人道：“这有什么使不得，粗茶淡饭别嫌怠慢就是了。”岫烟起身道了个谢。王夫人便翻翻宪书说道：“今日大好日子，就搬来了吧。”宝钗答应了。三个人就同到那边收拾一番，抱着小女儿搬了过来不提。

且说薛蝌和贾环在赌场上会见，就各告诉说的穷苦光景。贾环道：“我倒替你想了一个方法儿，只不知你愿不愿，你房里有两个通房丫头，不如卖了一个，倒有几百两银子做赌本呢。”薛蝌道：“夏家那个赠嫁丫头，自从他姑娘死后就回夏家去了，只剩了一个香菱，如今也说不得了，卖了他吧。”说罢，回家也不提起，各自睡了。第二日正是端阳佳节。王夫人知道薛家穷苦十分，一早就送了一大瓶烧酒、一盘粽子、一块肉、一块鱼给他们过节。香菱忙忙收拾起来。薛蝌等不得，先拿了几个粽子，配着冷烧酒吃得已经半醉，待到鱼肉煮好，又吃完了这半瓶酒，阵阵大醉便跑到赌场上。正值他们吃酒过午，就邀薛蝌又吃了一大壶，越发醉到十分。又见众人吃完了，就摆起场邪掷骰子，心里怪痒痒的，但恨没有本钱，没人肯和他赌。想起贾环昨日的话，就回到家里。天已傍晚了，坐下便对香菱道：“我想，你跟着我也没什么好处，况且我也养活你不起，不如卖到个富贵人家做小去，你也受用，我也得几两身价使使，这叫做两便。”香菱回道：“大爷，你真正人贫气短了，别说扶过正的小老婆，

不忍得卖，就忍得卖，你脸上可过得去么！”薛蟠睁着眼道：“什么小老婆，臭丫头罢了。”香菱接口说道：“便是丫头，好卖得的？你瞧瞧这点女孩子，难道丢了他去，还是带了他去呢？”薛蟠听了，也不开口，走近身在香菱手里把孩子抱过来，使力往阶外一甩，哇的一声就不响了。香菱惊得魂也飞掉，连忙赶去抱起来，已经呜呼的了。抱到房里，停在炕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薛蟠赶来，接连几个嘴巴，打得香菱吞着声不敢哭了。薛蟠就灯也不拿，黑古影里摸出门去了。香菱晚饭也不吃，哀哀地哭了一夜，到得天明，肚子饿了，煮了些小米子稀饭吃了两碗。此时，他家里向日那些家人婆子都散尽的了，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厮伺候。香菱就叫他看守女尸，自己走过贾府这边来。进得院内，只见邢岫烟坐在池边石上浣衣服，香菱挂着眼泪，叫声：“二奶奶，救救我吧！”岫烟抬头一看，倒吃了一大惊，问为什么事故这模样？香菱便细细地告诉了一遍。岫烟听了跺着脚道：“真是奇闻少见的事，偏是他做得出来。”忙便领了他来见王夫人，又从头告说一遍。那时李纨、宝钗、甄氏都在太太房里。听了这话，个个叫说怪事怪事。王夫人道：“这畜生问了军倒干净，姨妈不该花了钱弄他出来，闹这许多故事。”香菱又说：“要求太太恩典，赏借一吊大钱，好去收拾孩子。”王夫人就叫李纨给了他四吊小钱，说道：“天已晌午热得很快，去收拾吧。”香菱磕头谢了，正要走，只见老妈跑来说：“你家小厮吓得鬼似的说，小姑娘坐起来了，叫你快过去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想是猫儿跳过了走了尸了，你快去把笤帚打倒他。”香菱听说便跑过去，只看见女儿果然坐在炕上，一见香菱便叫：“香菱姐姐，一向不见你，我如今来做你的女儿了。”香菱说：“你是什么鬼，不要来吓人。”女孩子答道：“我是晴雯，因为气死了去见阎王，阎王说我阳寿未尽，不肯收我。出来碰见了尤二姐，他说宝玉又投到贾家去了，我想到琴姑娘那边去投胎，做他的女儿，将来好对亲。谁知到了梅家，他屋上红光闪闪，不敢进去。又到贾家，那红光越发厉害，只得顺路到你这里来，恰好你的女儿尸首躺着，我就附在他的身上活了，你别害怕。”香菱听了半信半疑，只得抱起来喂喂乳，一面打发小厮通知王夫人。王夫人就叫家人寻了薛蟠来，狠狠地骂了一顿说：“你差卖了香菱，我叫你活不成，你提防着吧。”薛蟠只得答应说：“不敢了。”说着跑了出去，从此略得安静。只有史氏哭闹了几回，没人去理，他也就罢了。

倏忽又是次年二月十四日了。这夜贾兰在灯下做文章，甄氏坐在旁边绣花，贾兰说：“你已是足十个月了，不要太辛苦了，先去睡吧。”甄氏听说，就和衣去躺在炕上，梦见一个女子，手中拿了两朵花儿，说道：“这是菩萨赐你的。”甄氏接来看时，一朵像是莲花，青须色，又略带些淡红色，香得可爱；一朵像是牡丹，又像芙蓉，五色花瓣，另是一种幽香。甄氏喜欢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是谁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就是这府里的鸳鸯丫头。”甄氏道：“你回去替我谢谢菩萨。”鸳鸯说：“菩萨就叫我就在府里住着，不用回去了。”甄氏便跪下道：“多谢菩萨赏赐。”贾兰听见就问道：“你怎么说起梦话来了，哪有什么菩萨。”一声叫，把甄氏叫醒了。甄氏就把刚才的梦说了一遍。贾兰道：“菩萨赐的，自然是好的了，只是这丫头是吊死在府里，做什么恐怕有些不祥。”话未说完，只听得乌鸦在庭外呱呱的叫。贾兰道：“奇怪，才得四更，怎么老鸡就出窠了。”甄氏坐起来一看，说：“哪里是四更，天明了，你瞧太阳照得窗子通红的。”贾兰便开门出去看时，只见红光缭绕，满屋乌鸦，对了乱飞乱叫。甄氏也走出来看了一看，两人复身进房。甄氏道：“这会子，果然肚子疼起来，想必这两朵花要出世

了。”贾兰听说：“忙到外间，叫起老妈来陪伴着，自己到母亲房前隔窗叫道：“奶奶，媳妇要生产了。”李纨听见应说：“我就来，你打发人叫稳婆去。”贾兰出到前厅来，只见众家人指着屋上说说笑笑，便吩咐道：“你们快去唤了收生婆来。”众人道：“何如？咱们正说红光发了，只怕又要生哥儿了。”贾兰道：“别说闲话，快快去叫。”说罢，回身进内，不敢去惊动王夫人，仍回到自己房来。哪知王夫人已经听见开门响，便起开了。那边宝钗、岫烟也过来了。就叫老妈端正汤水，收生婆已经唤到，进房来一一打趺，请了安来了。甄氏一看说道：“还有一会子呢。肚子高得很，好像是双生模样。”究竟不知生的是男是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荡妇怀春调俊仆 孽儿被逐返家门

大家坐了一会，天渐明了，那边邢夫人、平儿也过来了。甄氏道：“这会子疼得阵阵的紧了，扶我起来吧。”收生婆道：“少奶奶不用起来，就是躺着生吧。”忙替他脱了小衣，只见并不啼哭，早已出了胎了。收生婆道：“恭喜，是位小姐。”李纨是个寡妇，满望早些生个孙子才好，听说是女儿，把眉头皱了一皱。王夫人道：“女儿倒也好，只是为什么不哭的？”收生婆道：“不妨，有福的人是不哭的。”王夫人便拿时辰表一看道：“正交卯初一刻。”收生婆道：“肚里还有一个呢！”忙忙地洗了浴，就要穿衣。李纨道：“既是双生，须要记认明白。”就检了一件鹅黄的袄儿，先给他穿上，果然不多时，收生婆又接了一个出来，说道：又添上一千金，却也是不声不响的。李纨又检了一件大红袄儿，给他穿了。看看表，这是卯时，交到正三刻了。甄氏道：“老妈妈，你慢些回去，就像肚里还有呢。”收生婆道：“我的少奶奶，只有双生儿，那有连生接四地生个不了的。”王夫人见都是不则声的，倒疑心起来。走过去，逐个抱来细细一瞧，却是鲜龙活跳的孩子，并没什么别的缘故。便出了房门，要去告知贾政。只听得房里呱呱地哭起来了，还认是先前的两个哭，谁知收生婆叫道：“好奇怪，真个又有一个出来了。”王夫人听见，便复身进来看时，见收生婆又在盆里洗他。李纨又检了一件绿袄儿给他穿着。邢夫人笑道：“亏了预备得多，不然连衣服也不够穿了。如今倒要再瞧瞧，还有没有。”甄氏应道：“这会子是空的了。”王夫人又把洋表一看道：“辰初三刻了。”便往书房里来。贾政正和兰哥儿坐着说话，见了便问生了没有。王夫人说：“一连生了三个女孩子，倒像庙会上卖的泥人儿，红红绿绿摆了一炕。更有奇处，先两个连哭也不哭，响也不响，反是屋上的老鸦叫得，在江我家树窠里没这许多，不知哪里又飞了来的，直待临了的一个才会哭着，这老鸦也不叫了，不知道好不好的。”贾政道：“这是祥瑞，别说破。”他便向兰哥儿说，你去瞧瞧去。兰哥儿答应去了。

王夫人趁着空儿就多使开了跟班的小厮，向贾政道：“这环畜生呢，固然不好，但到底是老爷的儿子，如今赶在外面，东飘西荡花子一般，像个什么，我劝你收了他回来吧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一见他便生气，收回来就添我的烦恼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既这么便连媳妇也分了出去，叫他们夫妻自去过活。”贾政说：“我也想过，只是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，难道叫他露地里过日子？也得买几间屋，分几亩田才好出去。现今手头不济，且迟迟吧，况且叫这畜生多吃些苦也好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史氏又泼悍又轻狂，我虽则担着心，时刻防闲他，到底不放心，别弄些缘故出来不成事体。”贾政道：“不如送他回娘家去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越发使不得，他的爹妈糊涂得很着呢，哪里肯去觉察他。”说着，只听见内堂又闹得碌乱起来。王夫人正立起身要进去看，只见贾兰走出

来说：“太太，别去管他白生气，我母亲和婶娘已是在那里调排呢。”王夫人也怕生气，就坐下了。里边李纨、宝钗、岫烟同到中堂，只见史氏把脚在地下蹬，手在桌上拍，口里骂道：“这一群畜生，把我欺得上台盘，怪不得连儿子都不理我了。何见得我是个淫妇媚根，就这么提防得紧，连话也不许说。既这么，我往后倒偏要偷个汉子给他瞧瞧。”三人听了这些话，全然不懂。宝钗道：“到底哪个欺了你，哪个不理你，又是哪个提防了你，也要说个明白，我们好替你出气。”史氏道：“一班恶淫妇浪蹄子，哪一个不来欺我，如今得我自己上街坊买东西了。”岫烟带着笑道：“你且说明了，再骂也不迟，大长的日子，有什么骂不及的，就这样慌。”史氏把手里一百钱往地下一撩说：“我今儿要买些香粉，交给那长兴的狗杂种叫他买，他理也不理，跑了出去。你想想，可要生气不生气。”李纨道：“这又什么难事。”叫老妈道：“你去对门上说，把这小子扎实打他二十棍，撵了出去！”老妈应了出去。不多会，长兴跟了老妈赶进内堂，跪在阶下说道：“小的有个下情回明了大奶奶，就挨着打一百棍也是甘愿的。”那史氏听了叫道：“你不要讨死，什么下情上情，快滚出去！”宝钗道：“婶婶也太性急了，听他说完了再打，也尽赶得及。”李纨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长兴道：“小的昨夜四更天，就起来看屋上的红光。又为叫收生婆，忙了半夜。早上口渴得很，拿了一只碗到灶下来要泡碗茶喝。不想该晦气，碰着了……”一句未了，史氏急得跳起来嚷道：“你这狗杂种、臭兔子，撒你娘的谎！”宝钗道：“泡茶也不算什么谎话，且听他说完了再骂吧。”李纨便问：“你碰着些什么？”长兴道：“碰见了三奶奶，手里拿了一百大钱，叫我买香粉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就该去买哎！”长兴道：“小的伸手去接那钱，谁知三奶奶不递钱，倒把我手掌心搔了几搔。小的就说，‘太太吩咐过的，府里的家人、小子有哪个敢和三奶奶搭嘴拌舌的，更打个半死，立刻撵出去。三奶奶不要害我受罪吧。’说了这话，往外就跑，连茶也不泡了。三奶奶又在那里叫，说转来转来，小的便不应他出去了。这是怕太太知道要打骂，并不是小的不肯买粉。”史氏听了，就跑到阶下，向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道：“你搔了我的手，倒说我搔你，嚼你妈的舌头。”宝钗看这小子约有十八九岁，生得也还清白，听他这些话，倒害起臊来，忙站起身退进屏后。岫烟也走进去。李纨就在地下拾起那一百钱来，照着长兴身旁擦去，骂道：“贱奴才，少说些话，且饶了你，快去买粉吧。”长兴拾了钱立起身正要走，史氏赶过来，兜脸打了他七八个巴掌，鼻血也打了出来。就抢了他手里的钱，道：“我不要你这狗鸡巴造的买了。”长兴捂着鼻子飞跑的出去了。李纨向史氏道：“婶婶，不是我欺你，说你，你房里有老妈，有丫头，要买什么东西，叫他们拿出去，谁敢不买？何犯着自己跑到灶前闹这些不清洁的饥荒。”说着便往里去了。史氏又喊骂了一会儿，见没人理他，自觉没趣，也进房去了。

那王夫人在书房里，就把甄氏梦见鸳鸯送花的话，告知贾政，又要替他们取个闺名。贾政道：“大的就叫优昙，次的就叫曼珠，这都是佛花的色名，第三个就叫了文鸳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很好。又新鲜又确切，又不落那些香字秀字的陈套。如今钗儿的儿子，已是周岁过了，也得取个名儿，照着宝玉的样，叫那些丫头老妈小厮们都唤他的名，免灾晦。”贾政道：“他娘老子是什么金玉姻缘，如今他又是什么金玉，竟合成一个字叫了小钰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更好，就是这么叫起来吧。”又听见内厅已经寂静，就说：“老爷，你同我进去瞧瞧，倒是个好玩意儿，接二连三的一大堆子，真正有些瞧头。”贾政听了就同着进内，立在房门外。王夫人一手一个抱了两个，又叫

老妈也抱一个出来，给贾政看，果然个个眉清目秀，十分可爱。贾政看了心里很喜欢，就叫依旧抱了进去。回身出来，经过宝钗那边门外，只听得小孩子叫道：“爹爹不大往这边来的，想是去瞧新侄女么？”贾政见了，就提他起来，抱在手里道：“我如今替你取了个名儿，叫做小钰，你记着，叫你好应。”孩子道：“小字我认得也写得上来，这钰字母亲不曾教，我不会写。”贾政道：“金边加个玉字。”他应道：“金玉两字都认得来，倒不知道两字好配得做一个的。”就把右手指头在左掌心写了一写，快活得说：“爹爹，快放我下去，我好去告诉母亲。”贾政就放了下来。小钰跑进房去叫道：“奶奶，我如今有名字了，爹爹取的，叫小钰，是金玉二字配成的。”宝钗听了，便知取名的意思，点点头道：“很好。”李纨也在这房里，便道：“你去写写去，别忘了。”正说着，见王夫人走进房来，小钰忙又告诉了。王夫人道：“我早知道的了。”便向李纨、宝钗问：“刚才史氏又闹些什么？”李纨只是含糊。宝钗道：“八姆妈这事，倒要回明了太太，好商量个善策。”李纨想了一想道：“也是，不要养病遗患。”两个就一五一十说了出来，只瞒过些伤触太太的话。王夫人听了道：“我早防着的，适才也劝过老爷，叫环儿回来，老爷要迟迟，如今待晚间，我再劝他。”果然到了天晚，用过晚饭，打发老妈往周姨娘房里请了贾政过来。遣开众人，竟把日间的话一一从实告知，并说：“老爷若厌见这畜生，我这就叫他在书房门外，磕了头断过，只在他老婆房里坐，不许东抱西走就是了。”贾政道：“也罢，由你去办吧。”到了次日，王夫人打发家人往赌场上叫了贾环回来。骂了一个难，又断定了只许在房里躲着，不许往外跑。贾环磕了头，一一应承了，才取了些旧衣帽，叫他把身上花子样的衣服换了下来。带了他到书房门口，磕了许多响头。自己走进去叫声：“老爷，这畜生情愿改过自新，不敢进来见你，现在门外磕过头了，求老爷暂恕这初次吧。”贾政冷笑道：“还禁得二次吗！”向长兴道：“你出去狠狠地打一百个嘴巴子，才许他进房去。”长兴答应着，走出门来，把两手乱拍，报道：“一二三四五……”贾环倒也懂得，怪声叫痛，拍了一百拍。王夫人喝声：“去吧。”贾环就象漏网的鱼儿，飞奔溜进老婆房来。史氏一见，就象半天里掉下只凤凰似的，也不及说话，一把搂定，接连先亲了几个嘴。忙叫丫头婆子快出房去，自己就关上门，足足挨了两顿饭时才开了房门，叫丫头去舀热水来洗手。从此贾环躲在房里不敢出外，史氏也不很出来寻闹了。

暂且撇开贾府的话。单说薛蟠，起初在各处赌场混饭吃，渐渐日久生厌，都不肯理他。身上衣穿比花子还不如，粥饭都不周全。还仗着香菱做些针黹，苦苦一餐度日。几次要卖香菱，因为王夫人叫家人把京城的男媒女妁，一一吩咐过：如若有人做中保，把香菱卖了，一定送官重究，连那娶的人家有官司吃。又说，香菱立过誓，他或人家买了他去，不是悬梁，便是服卤，决不肯另从人的。因此便出了名，再也卖不成。薛蟠也只得死了这条念头。那贾政府里是不敢来的。有几次在路上遇见贾璉，向他借贷，哪知自从贾赦死后，贾璉当家，诸事从刻，况且见他这样光景，越发眼里瞧他不起，分厘也不肯相助。没办法，又到宁府求借，贾珍贾蓉也是一毛不拔。薛蟠心里虽则十分怀恨，却也没个方法，可以扼得住，只好罢了。却好，这日香菱过荣府来到了王夫人房里，说起苦楚，又说两天没吃饭了，眼中不住地掉下泪来。王夫人看了不忍，给了他一千大钱五斗白米，叫老妈送他过去。刚走出来，劈头碰见巧姐也来请安，瞧见了钱米，便顺口说道：“二太太天天说家道艰难，偏又会做教化孟尝君，这些赌钱，尽好省他的。”香菱听了并不答话，一迳回家，见了薛蟠，一一

地告诉了。薛蟠也不做声。过了多时，贾政坐在书房，见小钰笑嘻嘻，拿了一卷纸走进来道：“爹爹，我写了许多字，母亲叫送来爹爹瞧，好不好。”贾政接来一看，不但间架整齐，那笔法很有些劲道，正待开口评点，忽见门上家人慌慌张张跑来说道：“回老爷的话，府外有许多番子手同着许多营兵，把府前后门都围住了，还有许多官儿跟了北靖王进宁府去了。”小钰听了嚷道：“这也可恶得很，无缘无故为什么闹到我家来，还不撵他出去。”贾政喝道：“小孩子知道什么，快些去吧。”小钰见贾政生气，连忙才往里边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